



故宫太和殿上的屋脊兽。

岳科锋摄(视觉中国)




扫描二维码，可观看视频《营造之美》。

大到城市规划，小到建筑设计，中华营造博大精深，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哲学思想、审美情趣和生活智慧，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熠熠生辉。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，近日人民日报社推出“人民美育·同上一堂美育课”美术融媒项目，第一期《营造之美》创新采用演播厅深度对话与沉浸式小剧场融合的形式，在“可触摸、可参与、可感知”的课程建构中带领孩子们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营造美学盛宴，为数字时代的美育实践打开新思路、提供新方法。

营造技艺是中华营造智慧的重要体现，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主要体现为结构设计与材料工艺的深度融合。不同于西方的石构建筑，中国古建筑通过以木构架为灵魂的“梁柱体系”，凭借榫卯结构和斗拱系统便能屹立千年。无论是山西应县木塔的抗震奇迹，还是故宫太和殿的层叠斗拱，都展现了古人“以柔克刚”的营造智慧。为孩子们读懂这一智慧，《营造之美》紧扣少年儿童认知特点，从儿童视角出发，通过问答、深入浅出的讲解、互动式教学等，结合AI建模、3D动画等技术，打破时空界限，在视听结合、动手实践中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。

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，位于立柱顶、额枋和檐檩间或构架间，体现了建筑美学与建筑力学的交融。故宫太和



艺坛走笔

处理好『大小』与『多少』

代大权

金秋时节，美术界也迎来丰收，各类美术展览纷纷举办。纵观展览，创新的活力、多元化的实践令人欣喜，对史诗巨制、传世经典的渴求也引人深思。

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，美术创作不仅承载着审美表达的使命，更成为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的视觉载体。其情感表达需与时代共振，其精神内核应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构。处理好美术创作中的“大、小、多、少”等关系，有助于在多元语境中进一步明确价值取向与方法路径。

“大”，指向的是艺术创作的格局与精神维度。庄子谓“大道，覆载万物者也，洋洋乎大哉”。“大”不仅指题材的宏大、视野的开阔，更体现为创作者精神的丰盈与思想的纵深。在文化生态日趋多元的当下，美术创作需在大文化语境下，实现个体认知的自觉与超越，从而拓展艺术表达的空间。

“小”，体现为创作主体的自觉内省——在宏大叙事中保持对个体经验的细腻体察、艺术语言的精微表达，以实现情感温度的恰切传递。中国画论强调“尽精微，致广大”，正是对这种“小中见大”的美学智慧的深刻概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小”绝非狭隘自闭，而是通过有限的个体经验与形式语言，传达无限的精神意蕴。

“多”，关乎艺术风格的多元与创作信念的坚定。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不应流于形式的堆砌，而应基于“创作即创造”的理念。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，皆需在语言维度与精神向上实现统一，皆具有“可言说”与“不可言说”的双重属性。优秀作品往往能超越表象，以个性表达实现从视觉感受到精神共鸣的跨越。

“少”，在哲学层面体现为美学智慧，它要求创作者在语言上做减法——去除冗余的形式、摒弃虚饰的技巧，追求“少即是多”的表现力。“少”更是一种精神修炼——克制创作中的欲望投射，净化心灵，达到“私志不得入公道，嗜欲不得枉正术”的创作境界。

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中，“大小”“多少”的关系进一步显现其理论价值。作品的传播效能与社会影响，既取决于其艺术本体的品质，也依赖于其与时代语境的契合程度。共性认知为作品提供接受的基础，而个性表达则构成其艺术价值的核心。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，往往能在二者之间建立动态平衡：以共性的“大”滋养个性的“小”，又以个性的“小”激活共性的“大”；以语言的“多”拓展表现的维度，又以欲念的“少”提升艺术的纯度。

美术创作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可能如何”的视觉实验，而非对“所以如此”的简单再现。再现与表现、客观与主观、共性与个性的多重对话，有助于构建多元共生的艺术生态，催生具有精神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扛鼎之作。

虽已开展一个半月，北京画院美术馆“无限清凉——丰子恺艺术展”引发的观展热潮仍在持续，展览延期至11月2日。今年适逢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，不只在北京，丰子恺漫画艺术的热度，随着主题各界的系列展览的推出，在上海、贵阳等地广泛蔓延。作为策展人，我备受鼓舞，同时不禁思考丰子恺的艺术为何如此深受观众喜爱。我想，这与丰子恺一贯主张的“曲高和众”密切相关。

人们通常认为，“曲高”必然“和寡”，阳春白雪，知音难觅。而丰子恺指出“曲高和寡”的“高”是艰深之意，并非“良好”之意。他主张“曲高和众”，即良好的艺术一定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。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曾言：“凡最伟大的音乐、最有价值的杰作，一定广泛地被民众所理解，普遍地受民众的赞赏。”他高度认同托翁的观点，自己的艺术也真正做到了曲高和众、雅俗共赏。

作为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开创者、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杰出代表，丰子恺的作品简洁明快、平实隽永，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，自成一派。他一方面继承中国画写的传统和诗意的内核，强调画中有诗，诗画相融，保持了艺术的高品高格；另一方面，他以简约之笔，描绘日常琐事，高歌红尘悲欢，作品充满人间情味，令人可亲可近。通俗易懂的画面、丰富深刻的内涵，使得丰子恺的漫画自诞生以来家喻户晓，历久弥新。

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画坛“雅”与“俗”有云泥之别，丰子恺勇于突破雅俗壁垒，让日常琐事成为画面主体，并将有趣的内容与简

丰子恺的曲高和众

商 蓉



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意丰。内容与形式的平凡与平实，品位与境界的高蹈与超逸，就这样神奇地融于一体，形成独具一格的“丰家样”。

将寻常之相化为意蕴丰饶的艺术之相，关键在于诗意。丰子恺曾经教导学生“要学诗人的眼睛”，所谓诗人的眼睛，是能够透过表象，超越功利，从平凡中见深意，从庸常中得美感。他以《春在卖花声里》为例：“一般人只看见花和钱，而诗人却把卖花声和春天联系起来。”这位敏感而多情的画家，用诗人的眼睛去观照一切，并赋予一切以诗意。俞平伯将他的漫画喻为一片片落英，朱自清称其漫画就如一首首带花儿的小诗。的确，丰子恺的画犹如一首首小诗，沁人心脾、扣人心弦。

丰盈的诗意与深刻的哲思决定了“曲高”，日常的内容与简约的笔法决定了“和众”，何况他的作品还具有令人莞尔的谐趣，充满幽默的魅力。高层次的幽默是大智慧的体现，丰子恺以哲人的眼光洞察世事，洞察人性，直击本质，以充满谐趣的漫画作品，令人在会心一笑之中增长智慧，超越苦难，对抗虚无。谐趣的背后是深刻的哲思以及对深广的同情，丰子恺以一颗悲悯之心对待众生与万物，他曾作《护生画集》，劝人爱惜生命，长养仁爱，倡导和平。爱与和平，是丰子恺艺术的主题，也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今天，我们重温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，不仅能够感受他对众生的大爱、对人类的深情，亦能感受他的爱国热忱与文人风骨，更能领略其艺术抚慰人心的温暖和力量。

（作者为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）

左上图为丰子恺漫画《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》。



30年的光阴，可以如何丈量？对于人类历史，或是一瞬；对于全球妇女事业，却是一条从觉醒到行动、从承诺到实践的漫漫长路。10月13日，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。那一刻，我深切感受到，30年来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，已经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女性。我们是受益者，亦是奋斗者、奉献者。

今天，当“北京+30”的钟声响起，中国女画家协会以一场名为“我们：与时代同行”的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优秀作品展览及10个平行展，作为对30年来中国妇女事业全面发展的深情回应。展览将世妇会的信念具象为笔墨、色彩、线条与光影，向世界宣告：我们，与时代同行！这既是对“北京+30”进程的文化献礼，更是以视觉语言深化性别平等对话的艺术行动。

当用“我们”指代女性群体、作为展览的主题，这个词语更多了一份温暖与坚定。这意味着，一方面今天的女性艺术家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，而是具有独立性、主体性的创作者，以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体察幽微的能力，真正成为创作的主体、表达的主人；另一方面，代表着女性艺术家们在性别上的同一性，它不强调千人一面，却在多元中凝聚共识，在差异中升华共鸣。我们关注自我成长与个性表达，更关心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，走出小我，抒写大我，努力用艺术作品反映时代精神、传递正能量。为了完整呈现其中的丰富内涵，本次展览如一首五重奏，分为5个篇章，娓娓道来“我们”的故事。

第一篇章“家国情怀：担当奉献”，从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执着身影，到航天员望向宇宙的坚定眼神，勾勒出女性作为国家建设者的自豪感；第二篇章“巧手织锦：赞美劳动”，汇聚各行各业女性劳动者包括女性艺术家挥洒的汗水；第三篇章“时代风华：吟咏美好”，展现了天生爱美的女性作为美的代言人、美的发现者、美的创造者，如何以独特的感知力，为这个时代保存下美好瞬间；第四篇章“十月春晖：颂扬生命”，聚焦大自然赋予女性创造与守护生命的天职，用色彩谱就关于诞生、成长与传承的颂歌，表达对生命的敬意；第五篇章“开放包容：和谐共生”，彰显女性向往和平、渴望联结的天性，艺术在此成为一封寄给世界的信笺，用真诚的视觉语言，呼唤万物共生，祈愿天下大同。

漫步展厅，您将与老中青三代女性艺术家的灵魂相遇。何韵兰、王迎春、陈雅丹等参加过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老艺术家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；孙晓云、闫平、林蓝、喻红等，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创作成就成为杰出代表；安佳、李传真、王德芳、康蕾、邓柯等新作迭出；80后、90后新锐，勇敢探索艺术的边界。正是通过一代代女艺术家的共同努力，才有了今天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诉说着传承，也预示着未来。

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女画家协会，团结了来自国、油、版、雕、综合材料、书法篆刻等不同门类的女性艺术家，未来还将拓展到装置艺术、实验艺术、数字艺术等新领域。对今天的女性艺术家而言，技术技艺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展现“我们”的独特存在——从个人的自我完善，到服务人生、服务社会，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，为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世界，注入一份来自女性力量的稳定、温暖与前行的勇气。

我们，与时代同行！中国女艺术家们正以自信的姿态，参与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。当各国女性艺术家携起手来，以艺术为媒，倾听彼此心声，将女性力量与艺术力量更好结合，定能共同驶向人类的美好未来。因为，女性的力量、艺术的力量，本就是人类文明中最坚韧、最持久的力量。

（作者为中国女画家协会会长）

上图为钟蜀珩油画《雏菊》。

我们，与时代同行

徐 澍

读画

沉浸生活，打开心灵，走进丹青世界。近期，人民日报社文艺宣传融媒重点项目“每日读画”正式上线，以经典美术作品为媒介，通过“AI+美术”的融合创新形式、“微视频+夜读”的融合传播形式，引导受众从“读画”走向“读文化”“读生活”，受到读者欢迎。

今日起，本版开设“读画”栏目，遴选画作、微视频和夜读文章，与读者一同洞察艺术脉传承、领悟艺术经验、丰富审美体验，于情感共鸣中收获贯通古今的精神愉悦。

——编者

约个不赶时间的秋

王 粟 刘 微

片平远开阔，秋意浓郁，绚烂又清逸。

山水之间，有“待渡”之雅兴。仇英笔下的《秋江待渡图》，为这一经典母题注入了新内涵。近景处，白衣高士闲倚右侧，怡然从容，身后家仆牵马立于旁，身边书童负重执伞，意在启行。对岸小舟将发，已登船的二人似在闲谈，一位荷担青年步履匆匆正赶往渡口，船夫执篙挥手相迎。两组人物遥相呼应，在秋色浸染的山水间，仿佛低语着一个关于等待、相遇与别离的故事。

元代钱选曾有《题秋江待渡图》一诗：“山色空濛翠欲流，长江浸徹一天秋。茅茨落日寒烟外，久立行人待渡舟。”空蒙流翠的山色与清澈澄明的秋江，共同勾勒出青绿渐隐、水天清丽的秋日气象。久立江边的行人，更在静候中显示出安然与从容的心境。江河静流，渡舟未至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富有张力。这一刻，秋江中的待渡，在时间的凝滞中隐喻了对彼岸的期盼、对归宿的寻觅。诗画交融中，衍生出关于时间、生命与人生的哲思，映照出中国文人艺术中的淡泊意境与深远寄托。

反观当下，你是否也曾像仇英《秋江待渡

美术

本版邮箱：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：蔡华伟



图》中那赶路的青年，生怕错过人生中重要的“渡船”？又可曾在奔波中驻足看一看沿途的风景？人生的旅程，有时恰似这秋江待渡，重要的不只是抵达，还有当下的每一刻。在那些“正要出发”的时刻，请还给自己一份从容。

▲中国画笔墨《秋江待渡图》，作者为明代仇英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仇英《秋江待渡图》视频。